

CAICHANGANZHURENSHENG YUEHUI



人生约会

蔡长安 著



海南出版社

1999年1月 · 星光丛书

蔡长安：人生约会

CAI CHANG AN REN SHENG YE HUI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生约会/蔡长安著. —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1999.11

(星光丛书)

ISBN 7-80645-475-6

I. 人… II. 蔡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9545 号

星光丛书

——人生约会

蔡长安 著

责任编辑 石 勃

海南出版社出版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☆

850×1168 1/32 5印 120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ISBN 7-80645-475-6/I·49

总定价:100元(每册10元)

目 录

一、心的寄托

- 草庵漫忆…(1)
- 通往清源山顶之路…(5)
- 小鸟天堂…(8)
- 故乡东石印象记…(11)
- 永远的“古槩山庄”…(15)
- 香港对比…(26)
- 晋江风光—电视片解说词…(37)
- 心上的礼物…(45)
- 她的故事…(48)
- 一片叶子…(51)
- 又见凤凰树…(54)
- 夹竹桃…(60)
- 四季感怀…(64)
- 画只眼睛在墓碑上…(68)
- 到小灵鹫山去…(71)

海峡两岸的呼应…(89)

书画两岸情…(91)

文豪之死摭谈…(94)

太空机器人舞…(99)

历史的见证…(102)

燕儿…(104)

暴风雨中诞生…(106)

二、记录朋友们

法师我不知名…(108)

丐友…(111)

“港田”电动车工…(114)

阿益的宝藏…(117)

大胖子杨…(121)

“师爷”…(124)

步履坎坷的追求…(129)

另一个许谋清…(135)

中国陶艺大王邢良坤一面缘…(150)

草庵漫忆

夜间浏览报章,偶见报载,由瑞典隆德大学宗教系主办的世界摩尼教学术会议,将以晋江草庵寺中的摩尼石佛像作为标志云。一则报导,骤然勾引起我诸多萦绕思绪的回忆。

那草庵,确是一个绝佳的胜迹。

在我还是孩提时代,曾随父亲上草庵进过一回香。我们雇牛车一簸一晃从山路进入华表山麓的一个小村庄——苏内。由于山路艰难,我们只得辍车村边,泊牛榕下,跟着几个香客步行上寺去。这山脚下是一片林海,举目一望,到处尽皆青翠。林间小径,一如九曲回肠,上砌石板,芳草侵道,时有巨石怪岩挡路,道绕石过,又是壑泉流潺,人语深林。四周景色,令人神往。待到寺前,只见松柏交翠,古榕参天。寺于山岩半

壁凿穴而成龕形，内奉摩尼佛小巧玲珑，前临深壑，后倚峭崖，廊随峰转，奇树俯掩。寺中香烟缭绕，几个小尼呗歌咽嚶，中三二俊俊者，也低垂秀眼，一心做功，似有不少情趣。那情那景，使我至今历历在目，不但陶冶了我那纯真的意趣，也激发了我求知旺盛的想像力。

说来也巧，我中学时有一位同学，村居在此寺附近，公假之余，又相约移屐寻踪，再造草庵。此时我已臻弱冠，既重冶游，又喜文采。寺门匾上两个斗大方楷“草庵”，就使我留恋激动好一阵子。童时所忆的山寺幽美景象，庵门一副楹联作了有力的概括：

万石峰中，月色泉声千古趣；

八方池内，天光云影四时春。

此副对联，使我觉得佛门不但多胜迹，而且也多风流。不过从此联中，我却领悟到，以前到草庵，真正有趣味的东西我那时还是无法体会的。

庵前大桧两株，一竖一横，老干蟠屈，据说植于隋唐之际。旁一小石桥，名叫“隐居桥”，相传是十八士子读书处。在此设庠课文，确实令人叫绝。庵后万石峰，有云梯百级，可登临而上，上悬“玉泉”一泓，汨然有声。其旁石多题刻，只是字迹模糊，叫人欲辨不能，实在憾意难抒。

我们游时正届动乱期间，小时记忆中那幽深林壑和嘹亮的梵唱已无复追寻。只是可庆幸的是寺中摩尼石佛依然无恙，且有双桧为伴，以度那风雨如磐的时光，然而满眼的残壁零瓦，枯树衰草的景象以及守林人弃存簪烬，太使我们的意兴

游思不知往何而去了，倒只记得明隆庆榜眼黄凤翔《咏草庵》诗有句说：“细草久湮仙桥路，斜晖暂作佛坛灯”、“飘瓦颓垣君莫问，萧然一场便峻嶒”。我们都大为草庵几经遭折，备领坎坷扼腕吁嘘。

但是庭前一副冠头联额，顿使我们又提起兴致，那是1923年间，近代释门高僧弘一法师驻锡泉州开元寺，云游至此，倡重兴草庵，其后还书写重联额，亲撰碑文记其事。其书法古拙遒劲，自成一格，不落俗套，历来为书家所称道。联云：

草迹不除便觉眼前生意满
庵门常掩毋忘世上苦人多

此中不但表达大师超然物外豁然大度，更体现大师对当时离乱世间的悲天悯人的慈善心肠。

碑记是大师圆寂前不久之作，上称：“伤其废圯，发意重兴。”表明倡修古迹光复旧物的大义。

寺中摩尼石佛，高五尺有余，趺坐莲坛之上，背后光圈射出道道波形毫光，佛相圆润，双耳垂肩，衣袖宽裕，前襟下垂，双掌向上，平置膝上，全身呈灰白，脸略青，手微红，形采自如，出神入化。

我们曾遇到一荷锄农人，他曾是此寺役人，其言及“寺圯废败，恐无重兴之日”时，不禁潸然泪下，悲感至甚。我们也都相顾黯然。

此后，我便较为留心典籍中有关草庵的事迹。知草庵创建于宋，原草构，名由此而来。后改石构，寺中摩尼石佛即就山石雕刻而成，其时为元至正五年（1339年）。又，摩尼教原

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一种宗教，其教旨崇拜光明，反对黑暗。唐时传入中国，历代皆有不少人信奉。后来杂揉释、道、回诸教义，不断衍化，形成一种非纯一教义的宗教。里人不加计较，以有偶像崇拜即可。目前全国只此绝无仅有的遗迹，可见是何等珍贵。

而后多年，我们有几个相知，谈及草庵，皆望有天地廓清，文物光复之日，以不负诸弘一法师、寺役等匡复古迹的殷殷切望。今年春，因公陪某报记者三访草庵，汽车穿林越壑，竟然直达寺前，却见诸热心公益人士正鸠工庀材，革旧布新，进行修葺事宜，工程尚在进行中，旧观未复，但也可略见其精大规范了。

我又想起弘一法师和寺役来，大师若九泉有知，当可瞑目含笑，不必再“悲其零落”，“庭圯废弛”了。在修建工匠人役中，我没有见到，或者认不出寺役，他大约尚无恙吧。我很想告诉他，在这世运昌明时代，草庵已成为海内外同胞引以为骄傲的名胜，且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我们大可不必再为其前景茫然了。

看到草庵为美、日、法、澳、瑞典等国宗教文化界所珍重，摩尼石佛的形象且成为世界性会议标志的披载，则无论泉下的大师和我不知他现在何处的寺役，都可笑逐颜开了。

1989·6·2

通往清源山顶之路

通往清源山顶的路，是引人入胜的路。

夏日，当我倦于艰辛的劳作，渴望有一块幽凉之地，让我独处，供我憩息，给我恢复体力、荡涤尘世的烦累，于是，我离开嚣繁的市廛，向清源山逶迤而去。

一棵歪畸的古榕，宛如一把打开斜放的绿伞，以它独特的风姿首先迎接了我。

榕树的年龄有多大，我不得而知，象我走过的路程有多遥远一样无法计算；它的经历有多曲折，我也不得而知，象的情感有多委婉一样难于形容。是飓风，还是暴雨？是天火，还是地裂，使它身陷于如此的惨然的情况！

我手抚着植地的榕须，坐在虬突的榕根上，看着枝柯间美丽的云雀在滑溜，听它们婉转地歌唱。天上游动的白云，脚下铮淙的溪流，都和我一样，象是向老榕问候而来的。老榕倚身

偃躺，发出会心的微笑，虽身年逆境，而依然泰然自若，实令人由衷陡起敬意和赞叹。

前人攀登山崖，要经历诸多曲折和艰难，现在山之东麓辟出一条公路，蜿蜒可通山顶，路上车辆往来如梭。然而登达山巅，途径各殊。我最喜好的却是最古老的足登，我觉得，这与红男绿女的车登，均可各得其趣！

几位时髦靓女就在我的前面，她们摇曳的裙裾在我的面前飘忽不定，绯红、桔黄，在万绿丛中，点缀出显眼的色彩，给山峦的一种多彩的美感。

一个瘸者，拄着拐杖也行在我的前面。他逶迤而行，偶也坐下稍息，继而又动身照常上路。我不由想起“欲罢不能”这个词。有志者从不半途而废，即使曳尾途中而仍奋进不已，此老亦可敬欤！

我之游山，不直抄近路，至顶则罢，而是见异景而停，有景则玩，停停走走，一路行来，一路观赏。在老君岩前，我曾为这宋代道教人物石刻——老君座像的庄正肃穆所折服。于山麓之下，青草绿茵、佳木苍翠，嶙峋怪石与这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道教人物石刻相伴已近千年。那苍老的石质，碧绿的苔花是最好的明证。老道眼光慈和，神态安祥，须髯长垂，巨耳至肩，席地而坐，似乎念念有词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……”

半山腰里，有人遥指一座宝塔告诉我，那是弘一法师的灵塔。此时，我无法体悟，弘一法师何以在生命最后一刻发出“悲欣交集”的感叹。在这群峦之中，在林木掩映之间，寻一永息之地，并无进而无退，退而不能之虞，怎么表现出无可奈何之不遂意的情思。他不是谙熟：“如露、如电、如梦幻泡影，一切有为法，当作如是观”吗？人生旷达如弘一法师者，心中尚

有此不解之情结，于俗人当更如何？不过，我们也喜爱它的玄妙，因为它可与老君念的道德经相媲美。当然，我们同样无法听到他的叹息声罢了。

山路盘曲，古道窄仄，待到山顶，除了有登上极顶好不容易的感觉外，便是仿佛认为山峰骤然下沉，自身乍然高升。眼界拓宽，极目四望，泉州风光几乎尽收眼底。东西塔、洛阳桥，华侨大学、厂舍田畴……，我慨然四顾周遭的一切，然后，悄然地、惬意地，躺卧在向阳的山坡上，把头枕在青草和野花之间，看着天光云影。我忽然想起一句俗语：“某人到此一游”。这令人哑然失笑的话语却使我悟出一个人生的哲理。

清源山，是故乡的山，然而你用什么来证明，你在故乡的大地上留下一点痕迹？

我舒然环视四周，到处是青春奋发的绿色。“要是那一天”，我想，“我嗒然倒下，将自己的一切，融进这山的土地里、草木中，聊作彻底的证明，这，就是我对故乡山的一片心迹！”

1978·6·25

小鸟天堂

是兰幽幽的一汪溪流环绕着，是碧森森的一棵巨榕复盖着，这么一个海岛。

溪流——海岛——巨榕，构成了小鸟的天堂。

约莫五百年前，造化为这海岛落下一颗榕籽，不期然，经过天长日久的变化繁衍，竟盖满了这十亩的土墩。

榕树遮复的地方，须根密匝，枝柯交错。南国的气候，温暖潮湿，榕树更是枝叶繁茂，葱郁欲流。

林深藏兽，树大栖禽。

当第一只海岛发现这绝佳的去处，于是一个天堂便开辟了！

每天清晨，成群的白鹤从这海岛飞了出去，傍晚噪着归巢之歌回来。灰鹤正相反，晚出而早归。它们，操演着一场与大海不相上下来回的潮来汐去的壮景。还有其他十多种小鸟昼

夜往来，或飞或宿，有翩然飞舞，嘎然而鸣的，有隐形而栖，阒然而寝的。

地表曾几多变迁，人世也曾几多变异，然这溪流——小岛——巨榕是依然如故的。

小说家巴金早在 50 多年前来到这里，惊奇地发现了这个佳景，以后这个秘密便渐为人知，并成了胜景。半个世纪之后，他又来到这里，小鸟天堂，不改旧日风貌，他感到很欣慰。

戏剧家田汉观赏了这个奇观之后，欣然题诗云：“三百年来榕一章，浓荫十亩鸟千双。”又云：“历难经灾从不犯，人间毕竟有天堂。”

也许是自然的启示，十九世纪末在这附近的梁启超，推鸟及人，为了寻找人世的天堂，历经了艰辛的努力，不果而逝。他的塑像在这不远的地方高高耸立，面对这百年如新的奇景，进行不息的聪睿思索。还有离这百十里外的孙中山，也许因为某种启迪，为创建大同世界，进行了毕生的奋斗，至今我们仍感到他的博大。大同世界，是人与人的大同，是否也有人与自然的大同？

嗣经一代又一代人的进取，小鸟的天堂依傍着人类的奋争与进步，得以与人类共存共荣，这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空间科学认识的飞跃，是人类自身值得庆幸的大事！

当我们借助现代的交通手段，坦途轻车来到这天堂的边圻，一个格局倒是蛮有意思的，也是明显不过的。

一边是原始的、自然的，青山、绿水、花香、鸟语；

一边是现代的、文明的，钢铁、石油、电流、机器。

我们来到，岛上树间，鸟声唧唧，不绝于耳；我们来到，鸟声骤急，或飞或藏。我们不知道，是欢迎，还是惊恐，而后，又

恢复自然，啼鸣如故。也许我们与它们都心照不宣，让默契成为一种信念和准则。

看到它们有的宿立于枝丫上，作歇息状，有的穿越于枝干间，呈自在相，我不由在心曲中升起一个想象

想象中，我是一只小鸟，飞翔在绿色的世界，栖息在常青的大树……

1989·7·28

故乡东石印象记

可以说,我的大半生都没有和故乡远离过,尽管我自小就到外地求学,而后又在外地谋生。然而时不时的回乡深亲、覬祖,也没有曾和故乡苦别的感觉。可是,待我年龄渐增,一种对故乡风物和人情的依恋却愈觉深切。

日前家来,在村边小憩,看见我孩提时代就淙淙不息的小溪依然潺潺地流着,岸边那长着青苔的圆盘石,盛夏可是孩儿们嬉戏的好去处,如今石面更见光滑了。我忘怀不了的那石塔顶长着的大榕树。这确实是故乡的一个奇观。不知从何年代开始,小鸟衔来一粒榕树的种子,掉在只有些微土壤的石经幢塔顶,于是生长繁荣起来。现在榕根已把石塔整个密扎封实。树高达三十多米,树冠如盖,荫可一亩多。树根有的暴出地表、扭结盘曲;有的伸进石缝,或沁到溪流中去。我曾不只一次跟随母亲耘作于此不远的园地里。间歇时,坐在那宛如

一木杵的根结上，聆听母亲讲比溜圆的盘石更古老的故事。

“迪！”一声汽车喇叭，我的思绪才摆脱旧时光的纠缠，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。柏油马路已修过村口，不远之处隆隆往来的汽车和路旁沙滩伞下摆摊招买的时髦女郎，真和我儿时的印象中的故乡有遥隔世纪之感。

现在寻找故乡的旧日痕迹确实很不容易，从湾道到港口的公路，匝然成了大街。昔日中间地段那四株大榕树，曾是须根积地，浓荫幽翳，是一个深寂神秘的地方，为孩童想象是巫灵所出没的宫殿。现在已无处寻觅，只是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了。

在此北端，新近又辟出一条东西并行的新街——仁和路。两排一色的石构、砖构楼房，二、四层不等，气象恢宏，宽阔笔直，从西霞直达码头。码头 500 吨级的货轮正拉响启锚的汽笛，象为这小镇吹响了雄壮的进军号。

就在这码头附近，有一个地方叫洞里。三十年前还是坟冢累累，土丘复迭的地方。我的祖父死于海滩，他的衣冠冢就在那儿。我儿时不敢独自涉足其间。那种衰草荒坟、鸣蛩同悲的景象实在叫我童稚的心灵怵怯。虽然，我打心眼里喜欢祖父坟陲那几株腊梅。特别是寒冷的初春，素蕊白花，逸来丝丝沁人的幽香。仁和大街街口和海港的交汇处正在这儿。几年来，拔地而起的多层建筑，一幢接一幢——祖父的坟冢已经迁徙到另一僻静之处了。这里是喧哗的，富于流动的。也是充满生气的。东石素以纺织业称著闽南，近年更是遍地开花。整个仁和路到处机杼星布，电机轰鸣。随之而起的服装鞋帽、海运事业也日新月异。

长期羁于客次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我总爱寻找最有代表性的